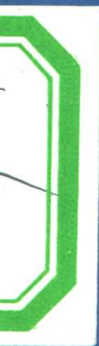




上海的故事

第四輯



上海的故事

第四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四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7/16 插頁3 字数45,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0

統一书号：4074·369 定价：(六)0.24元

編 者 的 話

上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記过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剝削,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过去被反动統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劳动人民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还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們編輯出版《上海的故事》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教育。解放前,上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經

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缩影。这套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虽然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或回忆，但它们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证，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控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有助于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轻人，懂得什么是剥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有助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忆苦思甜，温故知新；从而进一步激发起人们的阶级感情，使人们更加憎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

这套书原名《上海经济史话》，我们根据读者的意见，改用现名，今后的内容将不限于经济方面。我们在这套书的组稿和编辑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谨此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提出意见。

目 录

美孚油公司——美国石油财团在旧中国的吸	
血站·····	朱正圻(1)
美国旗昌洋行的罪恶活动·····	立 成(10)
美国流氓雷文和滑头銀行·····	謝菊曾(23)
徐汇公学——旧上海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	
个据点·····	冰 谷(33)
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真相·····	李貴芳(44)
蕃瓜弄的今昔·····	靳 边(61)

美孚油公司——美国石油財团 在旧中国的吸血站

朱正圻

中国人使用“洋油”曾經有近百年的历史。上海是解放前“洋油”进口的最大口岸和傾銷据点，这里盘踞着“美孚”、“德士古”和“亞細亞”等几家恣意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帝国主义石油公司。美孚油公司是其中侵入我国最早的一家，也是规模較大的一家。

千方百計壟斷市场

上海的美孚油公司属于美国洛克菲勒財团系統的紐約美孚石油公司。紐約美孚石油公司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后就开始把煤油向我国运銷，但当时都是委托其他外商洋行轉手經銷，还没有在中国直接設立机构。到一八九四年，它便在中国設立办事处，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占有地基并建成油栈，一九〇四年正式开始营业。随后的五六年內，它不断地向中国内地扩张，在許多城市建立了銷售据点。美孚油公司在早期为了打开銷路，把“洋油”大量傾銷各地，除了雇佣

人員挽着小車，搖曳銅鈴跨街串巷兜售叫賣美孚煤油而外，還想出了一項誘人上鉤的狡猾手法。他們特制了一種鐵皮座玻璃罩的煤油燈，上面刻有“請用美孚油”字樣，只要購買兩斤煤油就奉送油燈一盞。“美孚”的這條狡計果然獲得了成效，依靠這種辦法，迅速地打開了銷路，向中國勞動人民搜刮了大量的錢財。後來美孚油公司協理皮米斯曾經透露，在開始推行這項辦法的第一年內就送出了八十七萬五千盞油燈，美孚煤油的銷售量也隨着提高了。他說在一九〇三年時美孚煤油還只銷了三百五十萬箱，而到一九一三年却已猛增到九百多萬箱。“美孚”除了用買油送燈的辦法打開銷路外，還同中國商人勾結起來，讓中國商人向它繳付一定的保證金，以取得美孚油的經銷權，並用按推銷額大小支付佣金的辦法，勾引中國商人為它推銷效勞。美孚油公司在中國擴大銷路加強掠奪更凭着帝國主義的種種特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海關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裡，中國商人的物資進口要立刻繳納關稅，“美孚”進口油料卻可以“特准”將稅款拖着不繳，這樣它就可以多一筆資金周轉。“美孚”將油料從進口口岸運往其他各地，途中不象中國商人那樣必須過卡納稅，它憑一張蓋上“美孚”圖章的證明就能到處通行。“美孚”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里占有董事席位，遇事可以凭借這種勢力為它開路。“美孚”還自備油輪（據一九三七年統計，“美孚”當時有船隻十三艘，共計五千七百六十八噸），在我國內河往返運輸，甚至船上還配備武裝，橫衝直撞，根本無視我國的主權。

在擴大銷路，保持既得勢力範圍的過程中，美孚油公司還

不断地摧残中国弱小的民族炼油工业，并千方百计恶毒地打击和排挤那些新出现的华商石油营业机构。一九三〇年左右，华商光华火油公司成立后，美孚油公司恨之入骨，急忙勾结德士古和亚細亚油公司进行打击和排挤。它们气势汹汹地挑起了“价格战”，故意压低煤油价格。它们还通过帝国主义势力要“工部局”拒绝给光华火油公司颁发设置加油站的执照，并串通海关故意同这家公司留难，阻碍这家公司进行营业。光华火油公司虽然用加强对本企业职工的剥削等办法来力图挣扎，但最后还是被挤垮了，并且被美孚油公司乘机以低价吞并了各项财产。当对手被排挤掉以后，“美孚”等便放手提高价格，把以前“价格战”中的损失统统捞回而有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上海、广州和汕头等地一度兴起中国自办的小型炼油工业，虽然原料还不是国产的，但同样惹起了美孚油公司的仇视。它想尽办法加以打击，如唆使其他帝国主义企业提高原料价格，依仗帝国主义势力迫使有关当局加征对中国产品的税收，各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结果使这些小型炼油业无法生存下去。例如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间，广州一带的炼油工业就被摧残得无一幸存的。

美孚油公司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在中国打开销路从而取得垄断地位的。

倾销机构密如蛛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孚油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内地，

美孚油公司的势力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石油企业中渐占首位。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孚”更是“青云直上”，一本万利。美孚油公司拥有一套网罗整个旧中国的銷售机构系統。它在中国的总公司設在上海，各大城市象上海、南京、天津、青島、汉口和广州等都設有区分公司。每个区分公司控制了各該地区内的經营业务，例如上海区分公司轄有苏州、杭州、宁波、海门和温州等城市的下属机构，汉口区分公司則轄有九江、长沙和重庆等地的下属机构。“美孚”在这些較大城市的机构又管轄各自范围内的許多中小城市的办事处、經銷处、店或者加油站。美孚油公司的銷售系統真象蜘蛛密网一般把整个旧中国統統牽織了进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美孚油公司的加油站遍設在許多街道，触目皆是。即使在偏僻的小集鎮，也常常可以看到小杂货店里张贴着美孚煤油的招貼，门口摆着鉄皮煤油桶，安上几个取油提吊，作为“美孚”的分銷店。各区分公司所在地都拥有大量油池、碼頭、輸油车辆、加油机、船艇和附設修配厂。“美孚”在上海浦东强占大片土地，建造了规模巨大的油栈，其中散装油池即达二三十个，可以容納石油一二十万吨。不仅在所謂通商口岸設有大面积的油栈，而且在中小城市亦都霸占土地設立仓库。油仓占地較大，有的是明目张胆掠夺过来的，有的是利用中国人的名义，如分銷处华經理的名义，以低价暗买过来的。为了适应傾銷煤油，加强掠夺的需要，“美孚”还兴建了一系列的附設工厂。例如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〇年在上海、汉口两地兴办制造煤油桶和油箱的工厂，一九一六年在上海設立制造煤油灯的工厂，一九一九年在上海成立

专造煤油灯罩的玻璃厂等等。“美孚”在中国经营石油产品的范围也日趋扩大。一九二〇年以后，“美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的推销上面。此外，每年出售铺路用的瀝青也为数很大，还有小至医药用的凡士林、作为化妆品用的生发油，乃至臭药水、杀虫药剂等等，也都列进了“美孚”销货名单。随着销货范围的扩大，它所攫得的利润也就更加可观了。

巧取豪夺霸占油矿

“美孚”不仅是旧中国石油产品供应的最大垄断者，而且还企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石油矿藏。“美孚”认为，要维持在旧中国的石油垄断地位，就不能让中国自己开采石油。二十世纪初特别是这个世纪头十年过后，就传出了陕西省延长地区发现油矿的说法。当时的报刊报道说，该处油区面积颇大，所藏石油的炼制品，其质量在“美孚”的产品之上。“美孚”听了大为恐慌，生怕从此断了美孚油的销路。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延长的油矿也垂涎欲滴，急图插手。“美孚”更是千方百计地使用手段，以借款七千万元与北洋政府为诱饵，企图攫取延长油矿的开采权。经过“美孚”的多方钻营和威胁利诱，一九一四年二月间终于和当时北洋卖国政府签订了为期六十年的“中美合办油矿合同”。合同规定由“美孚”及中国政府双方筹组“中美合资公司”，股权的百分之五十五属“美孚”，百分之四十五属中国。属于中国的百分之四十五股权，其中三十七点五

实际上又是由“美孚”控制着的，其办法是由“美孚”来招募这部分股金，然后再“赠予”中国方面。北洋卖国政府就这样把陕西省延长地区和直隶省（河北省的旧称）承德及附近地区的探油采油权全部让给“美孚”控制下的合资公司。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美孚”又派人到西北、西南凿井探油。抗日战争期间又覬覦甘肃省的玉门油矿，企图插手。它的手法是：如有油矿一定要“捷足先得”，不让别人占去；拿到了手的，如能迅速带来高额利润就开采，如不能就加以限制和破坏，或千方百计不让别人开采。例如“美孚”取得陕西省延长地区和直隶省承德地区的采油权后，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间曾派了美籍技师在延长烟雾沟一带进行钻探，打了七口井，但又认为这一带的油矿不能马上给它带来巨大利润，于是就决定不再开采，并扬言“此区油矿无大希望”，想防止以后中国人在此开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也装模作样地表示要兴办石油事业了。美孚油公司生怕中国真的出油，于是抓紧时机进行干预。一九四五年包括“美孚”在内的美国垄断资本在纽约组织了对华投资的指挥部——“中美工商联合会”，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石油等资源。卖国成性的国民党反动派看到美国主子有意于此，当然求之不得。一九四七年八月间，国民党“中国石油公司”举行重要会议，美孚油公司也派了代表出席，决定由美商“协助”中国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只因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解放了中国大陆，美国垄断资本的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巨額利潤難以估算

上海美孚油公司这个美国垄断資本的吸血站，通过它布满旧中国的吸血管，吮吸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

“美孚”銷售“洋油”的利潤是极高的。一九四八年这一年，上海美孚油公司的銷貨成本为二千一百六十八万八千六百七十三美元，而銷貨所得达四千八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一美元，銷貨毛利竟为二千六百五十七万二千八百十八美元，利潤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这还是“美孚”公开的帳面上的記載，显然是大大縮小了的，至于隱藏在帳面背后的巨額利潤就更加无法計算了。“美孚”油运銷中国至少約八十年，它总共搜刮去的利潤真是一个可惊的数字。

“美孚”攫得的巨大利潤，有一部分被汇回本国，一部分則用于以低价在华收购农产品、原料运回美国。这些农产品和原料經美国垄断資本加工成成品后再以高价运銷中国。巨額利潤中还有相当大的部分用来购买地产，从事地产投机和向其他部门投資，扩大掠夺范围。例如它在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中就有不少的股份，“美孚”的大班霍必根斯还兼任过上海电力公司的总裁。

随着利潤的增长，“美孚”的规模不断扩大，美国資本家及其爪牙也更加脑滿肠肥了。“美孚”的老板初来上海时只租用一間小小的写字間，后来仅是总办事机构就扩展成为一座大厦；大班的住宅也拥地一、二十亩，建筑豪华，极尽奢侈之能

事。即以“美孚”的美籍“職員”而論，他們每人的月“薪”也竟高达三、四千美元，生活費用还另外由公司拨付，相当于几百个中国工人的工資收入。

“美孚”从中国捞去的利潤是惊人的，它的每一元利潤都沾满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美孚”的中国职工受尽了美国資本家的歧視和压榨。一般中国职工不但所得低微，而且还經常遭到美国老板的凌辱侮罵。

罪恶活动层出不穷

除了經濟掠夺，美孚油公司还有政治方面的罪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地向美帝国主义請求貸款和“援助”，以支持其反革命內战。貸款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美孚”物資来拨付的。这些物資由国民党政府資源委员会直接向“美孚”上海总公司洽領。“美孚”曾經供应了大量的飞机汽油、汽车汽油和其他物資，給国民党反动派用来武装反动軍隊，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的石油公司还以商业活动为幌子，窃取中国的經濟、軍事情报。“美孚”常要求代理商提出經銷地区的“調查报告”，还經常派人实地考察了解。报告和調查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涉及市场供需和商业行情，并且有工商企业活动、資源分布乃至包括所謂当地治安情况和軍事設備等等。美孚油公司就是这样在中国領土上干着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的。

*

*

*

解放后，美孚油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吸血管已经被中国人民彻底斩断。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劫掠横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不仅有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勇气和力量，而且也有无穷的智慧和才能来开发深埋地下的石油资源。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新聞公报以鏗然作响的字句向全世界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依靠“洋油”的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结束了。

美国旗昌洋行的罪恶活动

立 成

一八四三年，在外国侵略者的兵舰和大炮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将上海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开埠后三年，一八四六年，今延安东路外滩附近就出现了一家洋行，叫旗昌洋行。

旗昌洋行是美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最早设立的机构。它以贩运鸦片起家，素有“鸦片大王”的臭名，是美国在旧中国最大的贩毒组织。它又是第一个在上海成立轮船公司的一家洋行，它的轮船恣意在我国沿海和长江航行，侵犯我国航权。所以人们说，旗昌洋行是又老又臭的一家美国侵略机构。

从罗塞尔公司到旗昌洋行

一八一八年年底，美国海盗商人沙墨尔·罗塞尔和腓力普·亚米当在广州珠江旁设立了一家罗塞尔公司。一八二四年年初，罗塞尔公司改组，改名为旗昌洋行，人们一般称它为“新旗昌”，而把过去的罗塞尔公司称为“老旗昌”，但不论是“老旗昌”还是“新旗昌”，在当时的广州，都不过是一个还没

有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洋行，当然不能同在中国設有办事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比較，即使同荷兰、丹麦等国的几家洋行比起来，规模也是小得多。旗昌洋行当时只是一个代理行，自己没有船，也不經營貿易，只經办一些代理业务。它代表远在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向中国市场銷售商品，或者代为买进絲茶等貨物，运往国外。代理行没有什么資本，只是在营业上轉轉手，从中拿些佣金。貪婪的美国資本家当然不滿足于这样的地位。不久，旗昌洋行遇到了一个机会，它就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人民的掠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广州当时是中国对外貿易的唯一口岸，清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起见，特准一批中国行商专门經營对外貿易，这就是著名的“十三行”。“十三行”垄断着对外貿易，每年賺进大笔錢財。十三行行商个个大腹便便，腰纏万貫，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地位，官吏們經常要敲他們的竹杠，分他們的肥。比如海关监督回京时，他們必須送禮，新官上任也要送禮，甚至要向首都的大官送禮。他們只有这样，垄断地位才不致动摇。这些行商还大都經營黄金买卖。那时，中国金子只有八換，就是說一两金子只換得八两銀子。后来金价有了提高，但也只能換十一两銀子。然而欧美市场上一两金子已能換二、三十两銀子了。因此只要从外国运进貨物，卖得銀子，再拿銀子去买金子，把金子运到外国去，一轉手之間便可大发其財。当时行商头子伍紹荣用这种办法賺了不少錢，引起清政府官吏的覬覦。广东盐法道借故要敲他一笔竹杠。这位盐法道胃口奇大，双方談来談去談不攏。伍紹荣